

涉笔成趣

土豆不是土豆,是一只猫,一只我家收留的流浪猫。去年九月底的一个晚上,儿子散步回来,欣喜地把我拉到阳台说:有一只小猫跟我回家了!

我扭头一看,果然有一只小小的橘猫正蹲在花坛的边上,瞪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我,它既不害怕,也不好奇,就像一个熟悉的朋友。

我打开阳台的门,走到院子里,橘猫马上就走到我的脚边,绕着我的脚,用它的小脑袋蹭蹭,顷刻间,我的心就被这个小东西给蹭化了。

第二天清早,我来到阳台大吃一惊,橘猫正蜷缩在窗台一角酣睡。小东西浑身上下毛色黄白相间,粉粉的三角形小鼻子娇俏玲珑,此刻它正把四个爪子都埋在身下,舒服地享受着清早的暖阳。

家里没啥好吃的,我拿了点纯牛奶给它,它迟疑地凑过去,舔了舔,就放弃了。

人间真情

表妹

章海霞 (梦想日进斗的山姑娘)

表妹的头痛病又犯了。天生晕车的她,只能硬撑着坐着她妹妹的电瓶车,一路愁眉锁眼,从天台赶到临海看病。

我与父亲见到她时,她已躺在台州医院住院部病床上,披着一头糟乱黯淡的短发,眼神呆滞,蜡黄的颊,浮着圈黑眼。

见到我们,表妹极力地想打招呼。然而,向来伶牙俐齿的她舌头打结,嘴巴哆嗦,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。她妹妹向我们讲述了这次发病的诱因。原来是开张了近半年的烧饼店一直生意不好,表妹连着失眠了好几天,就头晕了。

望着病床上这个比我小一天的表妹,一种无尽的怜惜浮上心头。

由于姑父早逝,在家排行老四的表妹,十二岁就辍学,帮忙养家糊口。十七岁那年,表妹有了“对象”。这人比她大五岁,长得矮小黑瘦。表妹曾懊恼地对我说:“看着这人就厌恶!”

不久,我了解到这场“姻缘”的前因后果。黑瘦小伙子的亲戚,与姑妈是邻居。她对姑妈说,小伙子家兄弟两人,无其他姐妹,有五间朝南两层楼房,家道较好。

表妹一边带孩子,一边负责一大家子的一日三餐。孩子的父亲,只是隔三五两手空空过来蹭顿饭。姑妈的两个儿媳,对这个有了孩子还“赖”在娘家的小姑子自是冷眼相待。

十八岁那年,我高中毕业,再次来到姑妈家,表妹已是一个女孩的妈了,可依然住在娘家,据说要待生了儿子,才能正式嫁到男方。

日子熬到表妹26岁那年,喜得贵子,终于可以拖儿带女到夫家,自立门户过自己的小日子了。表妹怀抱勤劳致富的信念,似乎看到了幸福生活的曙光,开始起早贪黑,去汽车坐垫厂打工。

据她的婆婆说,别人每天挣一百元,表妹要苦挣两百元。今天挣了两百八十元,明天设法要挣三百元。同一家厂,同一个工种,她丈夫一天薪酬一百元,她得三百元。

表妹在厂里突然头痛欲裂,只觉得天旋地转,被工友护送回家。家人送她到就近的诊所,挂了三天营养针,病情终于缓解。

可此后,表妹只要干活一吃力,头痛病就犯,就得去打点滴。她先后在天台人民医院和台州医院,使用CT、B超、磁共振、验血等现代医学手段,将全身器官检查一遍,但一直查不出病因。

失去表妹这个家庭主力,家里的经济开始入不敷出。已上职高的儿子,只得辍学。他不愿去厂里打工,想学做生意。

表妹在厂里突然头痛欲裂,只觉得天旋地转,被工友护送回家。家人送她到就近的诊所,挂了三天营养针,病情终于缓解。

可此后,表妹只要干活一吃力,头痛病就犯,就得去打点滴。她先后在天台人民医院和台州医院,使用CT、B超、磁共振、验血等现代医学手段,将全身器官检查一遍,但一直查不出病因。

失去表妹这个家庭主力,家里的经济开始入不敷出。已上职高的儿子,只得辍学。他不愿去厂里打工,想学做生意。

表妹在厂里突然头痛欲裂,只觉得天旋地转,被工友护送回家。家人送她到就近的诊所,挂了三天营养针,病情终于缓解。

可此后,表妹只要干活一吃力,头痛病就犯,就得去打点滴。她先后在天台人民医院和台州医院,使用CT、B超、磁共振、验血等现代医学手段,将全身器官检查一遍,但一直查不出病因。

失去表妹这个家庭主力,家里的经济开始入不敷出。已上职高的儿子,只得辍学。他不愿去厂里打工,想学做生意。

表妹在厂里突然头痛欲裂,只觉得天旋地转,被工友护送回家。家人送她到就近的诊所,挂了三天营养针,病情终于缓解。

可此后,表妹只要干活一吃力,头痛病就犯,就得去打点滴。她先后在天台人民医院和台州医院,使用CT、B超、磁共振、验血等现代医学手段,将全身器官检查一遍,但一直查不出病因。

失去表妹这个家庭主力,家里的经济开始入不敷出。已上职高的儿子,只得辍学。他不愿去厂里打工,想学做生意。

表妹在厂里突然头痛欲裂,只觉得天旋地转,被工友护送回家。家人送她到就近的诊所,挂了三天营养针,病情终于缓解。

可此后,表妹只要干活一吃力,头痛病就犯,就得去打点滴。她先后在天台人民医院和台州医院,使用CT、B超、磁共振、验血等现代医学手段,将全身器官检查一遍,但一直查不出病因。

土豆

(教书育人,爱好寓言) 牟群英

土豆不是土豆,是一只猫,一只我家收留的流浪猫。去年九月底的一个晚上,儿子散步回来,欣喜地把我拉到阳台说:有一只小猫跟我回家了!

我扭头一看,果然有一只小小的橘猫正蹲在花坛的边上,瞪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我,它既不害怕,也不好奇,就像一个熟悉的朋友。

家里没啥好吃的,我拿了点纯牛奶给它,它迟疑地凑过去,舔了舔,就放弃了。

土豆不是土豆,是一只猫,一只我家收留的流浪猫。去年九月底的一个晚上,儿子散步回来,欣喜地把我拉到阳台说:有一只小猫跟我回家了!

我扭头一看,果然有一只小小的橘猫正蹲在花坛的边上,瞪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我,它既不害怕,也不好奇,就像一个熟悉的朋友。

家里没啥好吃的,我拿了点纯牛奶给它,它迟疑地凑过去,舔了舔,就放弃了。

土豆不是土豆,是一只猫,一只我家收留的流浪猫。去年九月底的一个晚上,儿子散步回来,欣喜地把我拉到阳台说:有一只小猫跟我回家了!

我扭头一看,果然有一只小小的橘猫正蹲在花坛的边上,瞪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我,它既不害怕,也不好奇,就像一个熟悉的朋友。

家里没啥好吃的,我拿了点纯牛奶给它,它迟疑地凑过去,舔了舔,就放弃了。

土豆不是土豆,是一只猫,一只我家收留的流浪猫。去年九月底的一个晚上,儿子散步回来,欣喜地把我拉到阳台说:有一只小猫跟我回家了!

我扭头一看,果然有一只小小的橘猫正蹲在花坛的边上,瞪着圆圆的大眼睛望着我,它既不害怕,也不好奇,就像一个熟悉的朋友。

家里没啥好吃的,我拿了点纯牛奶给它,它迟疑地凑过去,舔了舔,就放弃了。

茶言观色

终点站

孙敏摄



摄影作品中,有专门一类,是废墟摄影。那些废弃的遗迹,往往包含着一种萧瑟之美,也会敦促人思考问题。

摄影家孙敏无意间在玉环的野外,见到了一些废弃的汽车——它们锈迹斑斑地躺在野地里,身上爬满野草。它们曾经飞驰在公路上,如今再也跑不动了,野地就是它们的终点站。

野地是否就是废旧汽车的归宿?摄影家通过镜头,搭建了如此戏剧化的场景,他意在向人们提问:有没有属于它们的更好去处呢?

——编者絮语



食味人心

豆腐西施

(做一个有光的教师) 侯聪颖

在吴叶菜场,有一个卖豆腐的男人,我们一家称他“豆腐西施”。

“豆腐西施”长的一点都不“西施”,这是一个四十多岁,长相普普通通,矮个、结实、精干的一个男人。

第一次买他的豆腐,是出于好奇。三年前,我们搬了新家,吴叶菜场离家最近,所以我和老公经常在那买菜。有一天下午3点半,一进菜市场,我便看见一个小摊边排了一列长长的队。奇怪,现在的菜场都是从早开到晚,哪里需要排这么长的队?我便走过去看看——哦,原来是卖豆腐的。

我喜欢吃豆腐,于是,也加入了这个长长的队伍。只见这个矮个结实的男人动作非常利索,切、称、装、递,动作如行云流水,一气呵成。终于,到我了。“两块钱!”我的话音刚落,一个袋子便递到我

手上。噢,怎么是烫的?我第一次买到刚出锅的热豆腐,心里竟有点小激动。

拿回家打开,这豆腐白白净净、质地细腻,还散发着淡淡的豆香。切一小块,放到嘴里,一股淡淡的豆香在唇齿间蔓延。说实话,这是我来浙江十多年吃过最好的豆腐,顿时,我对这个卖豆腐的男人充满了好感。

一个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豆腐的人,必定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。

接下来好几天,我都怀念他的豆腐。于是周六,我一大早就到菜市场去卖豆腐,可是令我非常失望,别说有人排队了,他的小摊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。难道是我来得太早?周日,我又下午2点去菜市场,又一次失望而归。他到底什么时候出摊呢?还是他改行了?又一个周六,下午3点半,我

接了学书法的儿子,顺道去菜场买菜。啊!熟悉的一幕又出现了,一个小摊排着长长的队,我喜出望外。

经了解,他每天天不亮,就起来做豆腐,下午3点半出摊,用他自己的话说:“这样,豆腐新鲜,吃着放心。”原来如此。

从此以后,他的豆腐成了我家饭桌上的常客,红烧豆腐、麻婆豆腐、小葱拌豆腐、香辣豆腐包、豆腐粉丝菜盒子——新鲜的食材当然能烹饪出美味的食物。终于,我们全家的人都爱上他的豆腐。我们全家给他起了个外号“豆腐西施”。

由于经常去他家买豆腐,一来二去,我们便熟了。“豆腐西施”是重庆人,和老婆一起早上做豆腐,下午卖豆腐,他为人憨厚朴实、从不斤斤计较。两块四,他就说:“两块!”三块八他总说:“三块五!”遇到难缠的老太太,他也总

是憨憨一笑,再搭一小块豆腐。有一次,我看见秤盘上的显示是“2.8”,我便放了三个硬币,笑着说:“不用找,麻烦!”他很不好意思地说:“不能占便宜。”

今年春节,为了防控疫情,政府号召大家就地过年,无事不出省。有次,他问我:“你们学校快放假了?”我说:“快了,你是不是想回家看孩子?”他说:“是呀,一年到头就盼盼回家过年呢!”越临近期末,疫情防控越紧张,有时我在想“豆腐西施”会回家吗?终于,放寒假了,我来到菜市场,“豆腐西施”居然还在。

我问他:“今年不回了?”

他苦笑一下,但终于说:“不回了,不给国家添乱,等疫情好一点,再回家看孩子。”

听了他的话,我的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敬意!

故园风雨

海城气味志

(台州一中学子) 张馨予

东风又来了,海风吹进港口,杨柳树上的琴弦长出音符。

有一种气味在大街小巷里弥漫开来,主调是清凉甘冽的,混合着安神和一点苦涩。它已经等待这个季节很久了。可如果不愿意去寻找这气息,这座城市里许多人,恐怕一辈子也察觉不到它的存在。这就是本市的市树——香樟木专属的味道。

老屋还未拆迁时,家里有两个摇摇欲坠的竹木书架,上面摆满了一些老书。外祖母的父亲将它们好好地陈列起来,并在每本书的精彩处夹上叶片。我翻看着,不小心弄碎了一片灰褐的叶子,靠近用胶布修补时,突然嗅到清凉异常的芳香。母亲很高兴地说:这是香樟叶,她最喜欢香樟叶了。

香樟树一年四季都在落下自

己的肢体。春天,樟叶变得很多,落下红的黄的旧叶,我于是挑最红的那一种,刮开叶脉,时时温习它的清香;夏初落花,这是香气最浓之时;秋天落果,砸在人家车窗上,紫红色的汁液染了一片;冬天落树枝,夜晚有哗啦啦的响声。

它的香气四季都有,开花结果按部就班,树叶和树的形状实在乏善可陈,但是隐藏在根脉中的香气,却绝非凡品。如果我能选择一种香气给自身,那香樟叶的香气必然是首选。

除了树的气味刻在我对“家”的记忆里,还有占比更大的记忆块,是属于家乡之水的。我跟着父母去了很多地方,但凡出台州,哪怕仅百十里外的杭州,那里的水都令我感到生涩寡淡,稍向北去或者偏南的省市,只能天天指着矿泉水度日。唯独台州,自来水龙

头里的水,都比农夫山泉好喝。仔细尝一尝,是有点甜的。海鲜湖鲜用台州的水烧着吃,也是带一点甜的。

跟着外出讲课或学习的爸妈出去玩,难免到一些喜食重料的地方。伙伴们的爸妈会说:“你要学会吃辣,将来去哪都不愁!”可是我的爸妈总是拦着,别说是辣,稍咸的菜也不让我碰。我说:“妈,就算不健康,偶尔吃一次也没多怕的嘛!”没想到妈妈十分严肃地纠正了我,她说:“和健康关系不大,我就是希望你能保持灵敏的味觉。”

当即大家都以为我为然地笑了。然而通过长期的观察,我发现妈妈是对的。台州人仿佛有特异功能一样,能轻而易举地尝出鱼蟹的死亡时间,或者知道这条鱼是中午捞上岸的还是下午捞上岸的。

就好像看到梧桐树就有了南京的气息,看到了牡丹就有了洛阳的气息,坐在火车上,如果我看见四下里满是橘子树,街边栽满了香樟树,我就闻到了家乡的气息,我知道,台州站要到了。

家乡的原野里没有高大的机器,街道旁没有诗意的看景的树木,上无名胜大都之举,下不担雅士高人之乡,美食没有广告华夏,人文鲜有千古传奇。然而她小心翼翼地护着她的感官,培养着乡人的灵敏与细腻,她不用任何强烈的东西冲击着的百姓,而是温和地给予他们小小而确定的幸福。

从这里,我变得更成熟更平和,我时常发发内心地感叹:原来平淡的味觉并不指向乏味,平凡的日子不必代表平庸,最好的品质也并非对伟岸抱以企盼,而是对平凡抱以尊重。